



文苑心语

## 夏日胜春最可人

文/林丛中

所居小城街道高大的树木,大片的绿荫,硕大的叶片在光影中随风而舞,茂密的樟树,散发着诱人的清香,静赏荷塘月色,聆听蝉声蛙鸣,令人惬意和悠然。晴风雨露、梅荷芭蕉、竹林松阴、虫啼蛙鸣,都是夏季最为美好的存在。

夏浅胜春,最为可人,花有牡丹、蔷薇、紫葳;果有樱桃、西瓜、梅子;景有雨打芭蕉、浮翠新荷、扇里麦香……它是赵师秀的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”,辛弃疾的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,秦观的“芳菲歇去何须恨,夏木阴阴正可人”,王安石的“晴日暖风生麦气,绿阴幽草胜花时”,真山民的“一叶薰风带暑回,好竞时妆榴又开”,已成了最应景的诗词。从中不仅可以体会到夏日的清凉,还能体味到人生的多彩,唯独没有面对酷暑的烦躁和无奈。

“绿槐高柳咽新蝉,薰风初入弦。碧纱窗下水沈烟,棋声惊昼眠。微雨过,小荷翻,榴花开欲然。玉盆纤手弄清泉,琼珠碎却圆。”苏轼《阮郎归·初夏》描写生动有趣:雨后的小荷,随清风翻转。美丽女子正在清池边用荷叶舀水嬉耍,清澈的泉水溅起就像晶莹的珍珠,一会儿破碎一会儿又圆。喜欢苏轼笔下的初夏,喜欢这个天真的少女,喜欢这宁静而美好的岁月。

花木葱茏,微风绕屋,最是凉意拂人的仲夏。一如毛滂《烛影摇红·松窗午梦初觉》词云:“一亩清阴,半天潇洒松窗午。床头秋色小屏山,碧帐垂烟缕。枕畔风摇绿户。唤人醒、不教梦去。可怜恰到,瘦石寒泉,冷云幽处。”梦里的花,被风吹响,想见的人,就在眼前。你说,这样的夏日美不美?卧房或清或静,或雅或淡。这样的安谧,这样静下来、慢下来的时间是值得玩味的。恰似谢逸《千秋岁·咏夏景》词云:“楝花飘砌。蔌蔌清香细。梅雨过,萍风起。情随湘水远,梦绕吴峰翠。琴书倦,鹧鸪唤起南窗睡。密意无人寄。幽恨凭谁洗。修竹

畔,疏帘里。歌余尘拂扇,舞罢风掀袂。人散后,一钩淡月天如水。”窗外有婆婆花雨,也有软糯雀鸣。芳心初歇,那一弦一柱的颤音变得悠长,且深切。

夏至又至,一梦忽觉夏日长,各种植物长势良好,好像比赛似的,谁也不肯落后。犹如范成大《喜晴》诗中所云:“窗间梅熟落蒂,墙下笋成出林。连雨不知春去,一晴方觉夏深。”夏天的绿,也从浅至深,从淡淡的几抹,终于长成丰茂浓阴,它驱散了暑热和浮躁之气,也让人们疲惫的身心得到休憩和安放。而绿意的衬托,也使得各色花朵艳丽芬芳,尤其是开的最盛的荷花,绿意映衬着它们粉红的脸庞,好一片醉人的好光景。夏日赏荷,不仅仅是视觉上美的享受,也给予心灵一方宁静的天地,徜徉在大自然的馈赠中,躁动的灵魂也得到了宁静。如欧阳修《采桑子·荷花开后西湖好》写道:“荷花开后西湖好,载酒来时。不用旌旗。前后红幢绿盖随。画船撑入花深处,香泛金卮。烟雨微微。一片笙歌醉里归。”

活色生香的夏天最是诱人。盛夏白瓷梅子汤,碎冰碰壁叮当响。夏天最爽的一件事,莫过于吃冰瓜了。李重元《忆王孙·夏词》写道:“风蒲猎猎小池塘,过雨荷花满院香,沉李浮瓜冰雪凉。竹方床,针线慵拈午梦长。”李子、杨梅、西瓜,用冷水浸起,或冷藏起来,等到吃时,拿出来,从眼睛凉到了心里。正如汪曾祺所说,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,下午剖食,一刀下去,咔嚓有声,凉气四溢,连眼睛都是凉的。

夏天,是一个充满了生机和希望的季节。草木渐深,万物生长,处处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它以最热烈的姿态,洒满了人间,也带来无限力量。无论是夺目的红,还是耀眼的绿,都让人的心情变得愉悦。与季节相亲,世间风物可成诗;与岁月共欢,人间烟火可入画。愿你我不慌不忙,每天都是好时光!

闲看简说

## 白菜里开出玫瑰花

文/阿 简

见过一个很特别的花瓶,软陶一样的材质,上面用率牵绊的线条,勾着神似缠枝莲的不知名小花。瓶里面,插着高高低低的十一枝干花——是风干的玫瑰,往日的姹紫嫣红,已经变成了深深浅浅的酒红,自然是不再光鲜水润了,可是各有各的姿态韵致,与花店里卖的那些虽形销骨立却一律英姿飒爽的干花,又不同。

如果不是主人“揭秘”,我真的没有想到,这些都是朋友自己做的。而所谓的软陶,其实是在一个摔掉把手的啤酒杯上套了彩色的气球,再用马克笔画上一点图案作为点缀。

因为生活条件清苦,老公极少有余钱为她买礼物,但是只要有一点富余的收入,便一定要给她买回一枝玫瑰花。每一次接过老公带回来的花,她都会欣喜得像个天真的孩子,因为心里明白那枝花的来处,可能就是老公的早饭,或者是两个人的饭碗里几点屈指可数的肉片,所以她对这玫瑰花,总是格外地爱惜——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在花瓶前好好地欣赏一下那鲜红的玫瑰花,然后切枝、换水,配上自制的营养液……因为得到了这样用心的呵护,她的玫瑰,总是有着更清朗的香气,更悠长的花期。

然而切花的生命终归是有限的。当玫瑰花终于枯萎的时候,她就用吹风机小心翼翼地把它做成干花,不知不觉间,竟然也攒下了十几朵。她把这些花,一朵一朵地装进那个自制的花瓶里摆好,摆在小客厅那简陋的书柜上。每到情人节,还要把花瓶上渐渐老旧的气球取下来,换一个新的套上去——不同的颜色,画上不同的纹饰,整个花瓶仿佛又焕然一新了,连自己的心情,也会跟着一下子鲜活起来。

我坐在客厅的椅子上,听她清风细雨地讲述着,金色的阳光,透过洁净的玻璃照进来,整个屋子里仿佛都弥漫在一团安详而温暖的光辉里。那些干燥的花朵,也仿佛得到了爱的滋润,带着一丝温情而甜蜜的气息。说到情人节的礼物,有一个很经典的疑问式调侃:老夫老妻了,还过不过情人节?过的话,是送白菜还是玫瑰花?想起朋友和她的花瓶,我心里忽然灵光一闪:心若到了,白菜里也能开出玫瑰花来。

